

## 您有时间可省吗

■武夷山

【身处 21 世纪的老年人 勒瑰恩则提出这样的问题：“问题来了：当您所有的时间都是业余时间、自由时间，您如何利用呢？这样的时间与您 50 岁、30 岁甚至 15 岁时面临的时间到底有何差异呢？”】

Ursula K. Le Guin(娥苏拉·勒瑰恩)是美国科幻文学、奇幻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与青少年文学作家，1929 年生，2018 年 1 月 22 日去世。她著有小说 20 余部，以及诗集、散文集、游记、文学评论与多本童书，并与人合译出版了老子《道德经》，译文具有女性主义风格。她一生所获文学奖与荣誉不计其数。

2017 年 12 月 5 日，她的最后一部著作问世，书名为 *No Time to Spare: Thinking About What Matters* (《没有时间可省，关于何物重要的思考》)。该散文集的第一篇题为“在你的业余时间里”。她是 1951 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2010 年秋天，她收到一份哈佛大学发出的、以哈佛大学 1951 届校友为调查对象的问卷。能收到这些问卷的人，都是 80 岁以上的人了。问卷中的一个问题是，“您在业余时间里做什么？”有 27 个选项，包括：打高尔夫球、逛商店、打桥牌、等等。第 7 个选项是“创意活动：画画、写作、摄影等”。她写道：

此时，我不再阅读问卷，坐下来沉思良久。

关键词是“业余时间”，这是什么意思？

对于工作族——超市收银员、律师、养路工、家庭主妇、大提琴手、计算机修理技师、教师、餐馆侍应生——业余时间指的是花在工作以外事项上的时间，或是指过日子方面(做饭、搞卫生、修车、送孩子上学)所花的时间。对于中年人，业余时间自由的时间，故而珍贵。

可是对于 80 多岁的人呢？退休的人拥有的全部时间不都是“业余”时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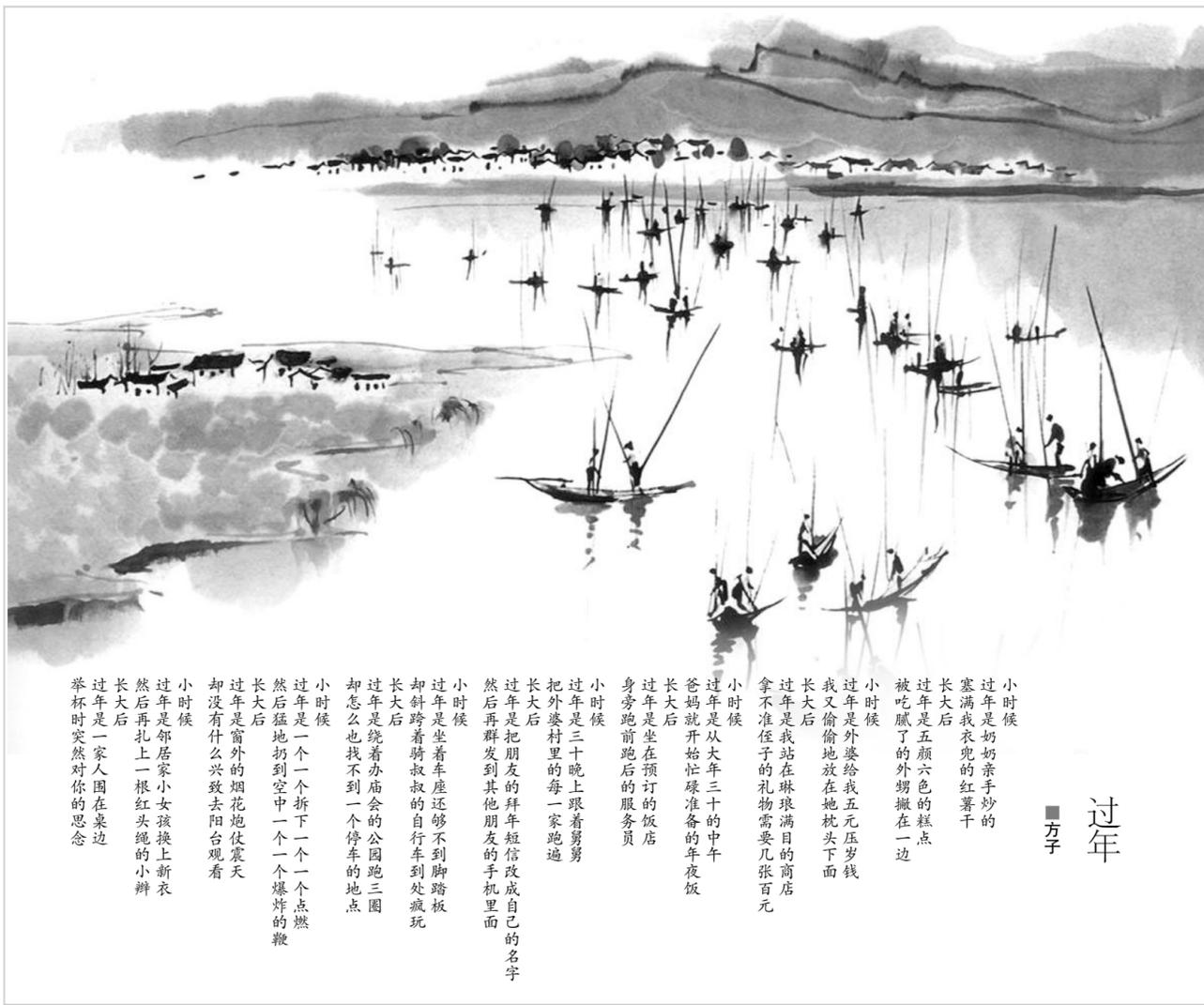
准确地说，我并非退休者，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可供退下的工作岗位。我还在工作，尽管没有以前那么拼命。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工作女性并引以为傲。不过，在哈佛问卷的设计者心目中，我这一辈子的职业属于“创意活动”，是一种业余爱好，是用以填充业余时间的。或许，如果他们知道我以此谋生，他们就会把“创意活动”转移到另一项更值得尊重的类别去吧，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这么做。

当然，并非只有勒瑰恩一个人在思索闲暇时间问题。150 年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就称颂“忙碌的时间所具有的创造力价值”，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本书叫《赞闲》(正中书局，1937 年翻译出版)，他认为“富有成果的单调无聊时间”对于幸福是至关重要。身处 21 世纪的老年人 勒瑰恩则提出这样的问题：“问题来了：当您所有的时间都是业余时间，自由时间，您如何利用呢？这样的时间与您 50 岁、30 岁甚至 15 岁时面临的时间到底有何差异呢？”

她说，自己小时候，空闲时间多得是。暑假三个月，全是空闲的。现在的孩子，日程排得满满的，不是练习足球，就是练习乐器。她有时候观察到一个孩子在家庭聚会场合面带笑容，彬彬有礼，但其实是心不在焉的。她真心希望现在的孩子能找到一点时间空隙，独自利用这些时间，深刻地思考一下，感受一下。

她还说，“我猜，业余时间的反面是被占用的时间。对我来说，我仍旧不知道什么是空闲时间，因为我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被生活占满了”。她接着说，“我是自由的，但我的时间不自由。我的时间被占得满满当当，生机勃勃，我睡觉，做白日梦，做生意，给家人朋友写电子邮件，阅读，写诗，写散文，思考，忘却，刺绣，烹调，大快朵颐，打扫厨房，分析维吉尔的作品，会朋友，与丈夫聊天，出门买菜，散步(如果我还能走路)，旅游，有时打坐进行内观禅修，有时看电影，练习中国式的八段锦(只要我还能练)，午后躺在床上读《疯狂猫》卡通画册，而我那稍稍有点疯狂的猫盘踞在我的大腿上部和腿肚子中部之间的区域，给自己安排出一个能够迅速入睡且酣睡的姿势。所有这些都是省出来的时间(注：英文中，“业余时间”的字面原意是“省出来的时间”)。我无法省出时间来。哈佛那帮人是怎么想的？下个星期我就 81 岁了，我可没有时间好省出来”。

读者们，您有时间可省吗？学学这个美国老太太，如何？



小时候  
过年是奶奶亲手炒的  
塞满我兜里的红薯干  
长大后  
过年是五颜六色的糕点  
被吃腻了的外甥撒在一边  
小时候  
过年是外婆给我五元压岁钱  
我又偷偷地放在枕头下面  
长大后  
过年是我站在琳琅满目的商店  
拿不准侄子的礼物需要几张百元  
小时候  
过年是妈妈开始忙碌准备的年夜饭  
长大后  
过年是预订的饭店  
身旁跑前跑后的服务员  
小时候  
过年是三十晚上跟着舅舅  
把外婆村里的每家跑遍  
长大后  
过年是把朋友的拜年短信改成自己的名字  
然后再群发到其他朋友的手机里面  
小时候  
过年是坐着车座还够不到脚踏板  
却斜跨着骑叔叔的自行车到处疯玩  
长大后  
过年是绕着办庙会的公园跑三圈  
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停车的地点  
小时候  
过年是一个一个拆下一个一个点燃  
然后猛地扔到空中一个一个爆炸的鞭炮  
长大后  
过年是窗外的烟花炮仗震天  
却没有什么是兴致去阳台观看  
小时候  
过年是邻居家小女孩换上新衣  
然后再扎上一根红头绳的小辫  
长大后  
过年是一家人围在桌边  
举杯时突然对你的思念

■方子

过年

### 爱乐者说

【他的最精彩的一部交响曲，直到舒伯特死后 37 年之后，才被奥地利一位指挥家从他兄弟抽屉里的乱纸堆中偶然“发现”。】

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曾经聆听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如歌的行板”的主题一奏出，聆者竟潸然泪下，不可自己。他感叹道：“我已经接触到了忍受着苦难的俄罗斯人民灵魂的深处。”

这个旋律气息温暖，音符融情，直击人心。人们以为，这是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发自心灵的一个创作，殊不知这是他偶然“发现”的一支曲调。1869 年，他居住在基辅近旁卡明卡妹妹的庄园里，一天，他听到一位泥瓦匠一边劳作，一边吟唱。曲调质朴真挚，深深吸引了音乐家。后来，他才得知，这是一首叫作《凡尼亚坐在沙发上》的俄罗斯民歌。几遍听来，柴可夫斯基默记在心。反复吟咏，他被民歌的巨大艺术力量深深打动。于是，在写作《第一弦乐四重奏》时，他引入了这支动人音调，以至于让一代文豪泪挂须眉。

侨居美国的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曾在街上听到一位黑人女子的歌唱。那柔缓深长的歌谣，引发了作曲家的思乡情怀。于是，在他的《第九(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英国管咏唱出了这支旷世不朽的歌调。后来，这个本是交响曲中器乐演奏的主题，被填上歌词，传唱开来，并有了一个深情的歌名，叫作《思故乡》。多年来，人们每每吟唱，常催人唏嘘泪下。

可以说，这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以敏感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在民间“发现”了艺术精粹，以至于造就了经典。这个“发现”，是建筑在一个重要的理念上，那就是蕴藏在民间的音乐“种子”，往往是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渊源。诚如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奠基人格林卡所言：“音乐在民间，作曲家只不过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已。”这个理念使音乐的“发现”有着浩大而丰茂的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音乐虽是创作，但创作之先，往往需要“发现”。或是经久“发现”的积累，慢慢在创作中萌发；或是一朝发现闪光的精华，便立即化为谱纸上的原创。总之，在音乐这个特殊的创作过程中，常是连环式地套着一个又一个的“发现”。

说到“发现”，还有一种让人感到庆幸的境况。在 17 世纪巴洛克时代，那个后来风靡全球的巴赫，当年真如他的名字的含义一样，只是一泓汩汩流淌的“小溪”。后来他之所以成为贝多芬所说的，“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也还是依赖了后世人们对于他的“发现”。尽管他生前也有不少名作，毕竟声望最大的时刻，还是在 18 世纪初叶，音乐大师门德尔松对于他的最著名的杰作《马太受难曲》的“发现”，以及演奏和推广。自此，巴赫才得以耀乐坛的更璀璨的光彩，稳稳跻身

### 游走东邻

## 温泉

■刘凌子

【日本人对温泉的喜爱更体现在“即使不是温泉，也要假扮温泉”。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产品：温泉添加剂。】

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很爱泡温泉。可能首先是爱洗澡吧，在日本无论房子多小，浴缸总是标配，甚至有人说“没有浴缸的房子简直不能叫家”。从小家里就没有浴缸，总觉得洗澡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在公共场合洗澡则可能染上各种各样的怪病(大概是受家教影响)，所以在来到日本之前泡过的澡还没有泡过的游泳池多。对于其他刚来日本的中国朋友来说，浴室的澡盆也是一个多余的物件：本来卫生间就很小了，还要加一个浴盆；一个人住每次泡完澡要费力刷浴盆，否则就会滑溜溜地极其恶心；再加上日常站在浴盆里冲淋浴还容易打滑。然而日本人似乎每天都要洗澡(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但是电视剧里确实是这样的)，对于辛苦工作一天回家的丈夫，妻子第一句就是：“亲爱的你是先吃饭还是先洗澡呢？”如果是我肯定会说：“你白痴嘛，当然是吃饭啦，都这么累了还泡什么澡呀！”但是似乎日本人觉得洗澡是一件能缓解疲劳的事情，身体浸在深深的浴缸里，在一片蒸汽中喝一口冰凉的啤酒简直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光。

爱洗澡的日本人自然喜欢泡“能改善体质”的澡，也就是温泉。与中国“跟别人一起洗澡会生病”的概念截然相反，日本似乎存在“泡温泉包治百病”的固有观念。温泉的功效被吹捧得神乎其神：舒缓疲劳、治疗痛风、缓解关节炎等等，甚至对消化系统疾病和精神类疾病都有奇特的功效。从最南端的九州到最北端的北海道，日本到处都有温泉，但各处都有各处的“奇特之处”。有的是泉色稀奇，有的是效果卓著，有的是温度适中，总之各处都能说出自己的“独特疗法”。日本人喜爱温泉，有的是有固定的“疗养地”，比如每次温泉旅行都固定去“伊东半岛”，有的是“巡回旅行”，把日本各处的“名汤”都泡上一遍。“汤”在日本就

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大师行列之中。

说到“发现”，还有一位叫作舒伯特的只有 31 岁短哲生涯的音乐家。他的葬礼上人们说的一句话是“死亡把丰富的宝藏和美丽的希望都埋葬在了这里”。这话说对了。人们认知他，多是他创作的 600 多首歌曲。他的交响曲不仅在他生前没有演奏过，而且九部交响曲中的一些作品，要么失传，要么遗失。他的最精彩的一部交响曲，直到舒伯特死后 37 年之后，才被奥地利一位指挥家从他兄弟抽屉里的乱纸堆中偶然“发现”。自此，才得见天日，以至成为交响曲杰作之林中不可或缺的经典。这部交响曲杰作《未完成交响曲》，不啻为音乐“发现”上的又一出盛景。

因为有了“发现”，才没有埋没人才和湮没经典。事实是，无论哪一界域，总会埋没和湮没一些瑰宝式的人物或是成果。但揭示真相的方法，就是去“发现”。事实还是，这个“发现”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追求过程，即使是一个偶然的机遇，也要有一个等待的时间；可以借用人们熟谙“发现之旅”这个词语，一个“旅”字，道出了“发现”须有必然的或偶然的过程。

音乐是一个特别感性的艺术，她的核心表达也特别感性，那就是揭示人类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并透过这面情感的“镜子”折射出历史与时代、精神与境界。因此，无论是蕴藏在民间沃土中的音符，还是偶然“发现”的被遗忘在角落的无声曲谱，音乐自身所蕴含的艺术魅力，亦即艺术化了的情感力量，不应也不能被埋没和湮没。正因如此，音乐上的“发现”也可视作是音乐创作的又一个过程。

比如，民间音乐遇上了专业艺术家，不仅是在“发现”中再现了原本原始的艺术感染力，往往还借助艺术家的才华和创造力，使原本朴素简单的音乐样式，得到了艺术的升华。柴可夫斯基偶然听到的那首《凡尼亚坐在沙发上》民歌，在他的弦乐四重奏中，以“如歌的行板”进行了再创作。艺术上的高度提升，不仅仅打动了和感动了托尔斯泰，而且铸就了西方古典音乐室内乐体裁中一阙极富魅力的经典。因此，音乐上须有“发现”，但“发现”不是结果，继续创作以至进行升华性的创作，才是“发现”在音乐中的全部价值。

### 碟碟不休

## 人工智能能否人性化

■韩连庆

【电影在这里讨论人与复制人的区别时有些流于表面化，没有深入到与爱情和生育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人类的性】

雷德利·斯科特在 1982 年执导的《银翼杀手》将科幻电影的主题和“黑色电影”(film noir)的风格结合在一起，由于剧情节节奏缓慢，当年上映的时候票房惨败，但如今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后来发行的导演剪辑版中，哈里森·福特扮演的戴克不仅证明瑞秋是复制人，而且最后发现自己也是复制人，自己的童年记忆也跟瑞秋的一样，都是被泰瑞公司植入的。记忆是真实的还是被植入的成为人与复制人的关键区别。但是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认为，我们的记忆也经常是不可靠和虚假的，我们也需要编造一个“叙述的神话”来建构我们的身份，正如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虚拟现实”，岂不知我们的“现实”本身早已包含了各种幻想和幻象，因此也就早已被“虚拟”了一样。

《银翼杀手 2049》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雷德利·斯科特担任监制，视觉效果有了质的飞跃，但风格延续的还是前作，剧情节节奏同样缓慢，票房也同样不理想。瑞恩·高斯林扮演的新一代银翼杀手 K 在追杀复制人时发现，复制人竟然具有了生育能力，这将抹平人类

和复制人的最终差别。K 起初误认为自己就是戴克和瑞秋生下的孩子，但最终还是发现自己关于童年的记忆也是被植入的，他又重复了戴克的命运。

K 的名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小说《城堡》和《审判》中的主人公。在《城堡》中，土地测量员 K 应聘到一座城堡，但他费尽周折最终也未能进入城堡。在《审判》中，银行职员约瑟夫·K 被“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对他的审判一旦开始，无论 K 如何申辩，必将被定罪。在小说的结尾，传教士给 K 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守门人在律法的大门前站岗，一个乡下人多年来想方设法来见律法，但是至死也未能如愿。临死前他问守门人，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只有他一个人想见律法，守门人伏在乡下人的耳边说：“除了你以外，谁也不能得到允许走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按照齐泽克的解释，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主体最终意识到大门只为他而设，他的欲望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大门里面所有的只是由主体的欲望引入的东西。无论是银翼杀手戴克或者 K，他们误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人或者想成为真正的人的欲望从一开始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在《银翼杀手》的开始，一个复制人没有通过“图灵测试”，他在杀死考官后逃逸。戴克奉命追杀他，在警察局回放了测试的录像，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落得跟自己追求的复制人一样的下场。在《银翼杀手 2049》的一开场，K 同样也在追杀一个隐匿起来的复制

人，而在影片的结尾，他自己也成了被追杀的对象。

在《银翼杀手 2049》中，收购了泰瑞公司的盲人科学家华莱士对戴克说，当初设计戴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爱上瑞秋，让他们生出一个完美的样本。华莱士质问戴克：“你们之间发生的究竟是爱情还是精密的计算程序？”悲伤的戴克回答说：“我知道什么是真的。”(I know what's real)。电影在这里讨论人与复制人的区别时有些流于表面化，没有深入到与爱情和生育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人类的性。

美国导演伍迪·艾伦喜欢在他执导的电影中讨论哲学问题，几位哲学家在《伍迪·艾伦与哲学》一书中说，他不是想通过他的电影表明，“对于智力超群而又找不到伴侣的人来说，哲学是否就是性欲的升华？”这虽然是句玩笑话，却蕴含着深奥的哲理。在讨论人类的文明如何起源、意识和思想如何产生等等诸如此类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问题时，精神分析学的暗示注是，这是因为人类的性的固有僵局(inherent impasse of sexuality)。用齐泽克的话来说，人类的性与动物性的区别在于，人类的性既是一种过度也是一种不足；性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隐喻，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技术或者艺术，仿佛任何事情都能具有性的含意，而性之所以能溢出自身，恰恰是因为性不能从自身中获得满足，最终成为以匮乏形式出现的过度。因此，当各类媒体在讨论人工智能会不会威胁甚至统治人类时，更重要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否人性化。

## 「发现」中的音乐经典

■李近朱